

叙述与抒情

张羞
诗集

"Narratives and Lyric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 录 *CONTENTS*

1~140

雨水

Rainfall

一个人抓着一片抹布（一只苹果）站在雨水中。雨大，雨看着已成片连成了水。昨天也是。一个人抓着一支拖把在阳台上洗阳台，是更大、急促的一场雨突然到来。一场明显急促到达和随云过去的雨，到达和过去都很明确，是一场好雨（审美，抑或历史中都是）。在此就不展开详说，我们只说那是一场过去了的雨水，它跟第二天紧接着的这场雨水并不像是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它有那么紧急吗。它们有明显的不同。但是相似的一种农耕感，杂质感，以及潮湿。这会儿此刻，一个人站在雨水中，雨水明显比他重大。

蚊子

Mosquito

没有蚊虫。天气太闷热了，空气中基本没有蚊类的东西在飞动。但它们还是陆地生物，不像鸟类，鸟基本上可归为空中的事物。两者无须去比较。奇怪的是，我们讨厌蚊虫，有时却相当喜欢鸟或鸟的自在。鸟自在吗。鸟本身傻乎乎的，我们实在没什么可喜欢的。与它们无关，喜欢或一般讨厌，都是我们在说。仿佛我们一旦不说几句，就不是我们。我们一直是我们。也是，但蚊子不知道，它们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我们。

苹果是香蕉

Apple Is Banana

是。是是。是否是。苹果是香蕉我们是乌云，是是。是，
是否是是。苹果，a fruit。苹果，一只 an apple。一只苹果
apple。apple 是水果的一种，而我们是乌云，连绵。是一片
乌云经过，持续经过，一只苹果掉回到树枝上，可见的
一只苹果是。我们，雨在下，苹果。如果是。要么是。

香蕉也是，一支藏起的香蕉我们看不见。

乌云，我们有时是。

要是有时是。

我们因此是是。抬头也是。立秋了，这天的日历上表
明。表明是有时是是的一种，时而是一种无对象的口头习
惯，倾向于一定程度的肯定。

左拾遗

Zuo ShiYi

格蕾丝的丈夫水管工贝弗莱德这两天病得不轻，躺在床上无法下地。这很奇怪。贝弗莱德从不生病。也许是上了年纪，格蕾丝觉得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有生育这件事也没什么，她喜欢过那种清静的日子，格蕾丝很喜欢下雨。在亚利桑那州南部荒漠的图森，格蕾丝和丈夫住在那里。那里常年不下雨，格蕾丝太太是在一个下雨天出生的，她在那张当天当地的报纸上看到的天气消息，应该不会有错。因为那天本地的橄榄球球队在雨水中夺了冠，格蕾丝不喜欢美式足球，她喜欢的是网球。但是这真的有些奇怪，这么多年来，格蕾丝从没见过贝弗莱德生过小毛小病，可怜的贝弗莱德，这两天他没法出门干活了。他一定浑身难受，贝弗莱德是那种一刻歇不下来的人，这会儿，一大早，格蕾丝起床，下楼来厨房给丈夫煮咖啡。贝弗莱德一刻也离不开咖啡。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格蕾丝喜欢下雨天，她是真的喜欢在下雨天做祷告。

汉南

Hannan

在一场雨水中，雨自身构成体系。在关公宽大的膝盖上或磨刀的井边，我们垂着发凉的脑壳。在时而炮火闪亮大部分时候黑乎乎的前线，我们统一不在那里。在瓶子里，有一瓶柱状的水。在无尽山水关怀下，士大夫们纷纷昏厥，撕袖。在一去不还的消息中，短语被升格为诗的基本单位。我们划水，经过那里的芦苇丛。甚至伸出手臂，用容器接起一杯天落水。用来养观赏鱼甚好。

苦难的静电

The Static Electricity of Suffering

植物的腐败。圣贤的没落。鸟的用场。以及危险的抬头，
恐怖的漂浮物，一个忧伤的卵蛋，以及此起彼伏扩大化。

以及一次又一次漫长的顿悟、悔恨与这辈子总要绕地球一圈的一个乡绅的夙愿。以及一个短暂的停顿，造成一头鹿的心理困扰。

以及失散的尼群从此失去集体的虚幻光芒。

以及无。

无的袅绕。

无的净含量。

鸟的滴水。

山水间山山水水。以及无事拖拖地。

抑或十里路长的一根虚线。

百岁山

Ganten

贵族不可破坏的规矩，在马达加斯加，时常有漏风的情况出现。

(一)

一座山，立在那儿已有不知道多少年。
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一座山始终立在一座山那里。
那里，便是一座山。
一个海也是。
一座山的成长。
以及关于一座山的成长。

(二)

山，象形字。
在不认识字以前，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我们，知道在

那里的以及那里是一座山。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地理风貌，山始终在那里。

对于一座山，我们知道它始终在那里是一种地理风貌，山上良好的植被带来适宜的气候环境。这就够了。管它是一个什么字。

后来文字以困惑和强制统治了我们，身体和脑壳。

（山）

一座山是一。

只有我们在文字中，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是我们。

（四）

我们。

一座山立在一座山那里。

山顶上的我们。

庙也在那里。

但我们比庙沉重，懒得从山顶升起我们。

但也不愿现在就离开。

不愿成长。

(五)

文字是用来干嘛的？

载鸟。

同理，一座山在那里的一座山，既打开又封闭，天然适合用来载鸟，叙述与抒怀。

芭蕉

Plantain

为什么不是芭蕉。

为什么不是不为什么。

什么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

来来去去又是为了什么。

佛陀（他昏沉）在一株无花果树下醒悟，后脑壳长出淡紫色光圈，为什么正好是一株无花果树。在我们的院子里，无花果树和芭蕉叶都有。这说明我们讨厌悟。打通什么？用一把铲子吗。悟是无限的。

雾也是。

我们也是。

一个数字
A Number

在三
和四之间
三右边
四左边的
一个数字的
排他性
在一个杯子中
可以找到
像海带
披挂在我们
肩上。

虎 *Tiger*

严格对待我们自己。

严格的虎。

现在，一个虎走去不同的山顶。难道它就成了不同的虎。并且假设它是一个谜语：虎，打一种动物。我们现在沿虎经过的山路寻找。我们找到了什么。要找到什么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一直在找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会被找到。

虎没找到。

或只是愉快。

严格来说，虎也是。

诗
Poem

是事使式石？食世屎势视。
失逝施示虱，史侍狮市丝。
始驶嗜拾饰，弑仕识室实。
时十史湿土，释似什誓矢。

珍妮阿姨和珍妮花
Aunt Jenny and Jennifer

珍妮阿姨

珍妮花一个人住地下室。

珍妮的演唱会取消了。

珍妮，这要追溯到几百万年前。

珍妮的肉体不可思议，歌唱得更好。

珍妮姨妈的卧室。

珍妮和珍妮花。

珍妮花在阴暗发霉的地下室住着。

珍妮花没有去看珍妮演唱会因为打雷被取消了。

珍妮花来信，告诉我们错在哪儿。

珍妮花的身姿比尼姑还招展。

珍妮花和珍妮阿姨经常通信，不是经常，是每个星期。她喜欢写信，珍妮阿姨喜欢读珍妮花寄来的信上的每一个字。珍妮花每个星期天给珍妮阿姨写长信。这样，珍妮阿姨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珍妮花寄来的信。地面邮寄还是比较准时的。

珍妮花写信说昨天（也就是上星期六）她没去看珍妮的演唱会因为打雷的缘故。她很喜欢歌唱家珍妮。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雷电实在太亮太长了，演唱会就这么被迫取消了。

珍妮阿姨不知道珍妮花一直住在阴暗发霉的地下室，早知道的话，珍妮花就不会每个星期给她写信说她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看了好多好看的电影。

珍妮花是这样的。

珍妮阿姨也是。

珍妮阿姨每天睡得很晚，很早起床。

吃过早饭，珍妮阿姨会去邮箱里找一找珍妮花的信件到了没有。她喜欢收集那些带戳的邮票。

珍妮花自传

珍妮花，1998年生。

祖籍江苏淮安。

字小美。

号 CaCO 。

别号（网名）：真·猪 Jennifer。

职业：自由执业。

现居：某城市周边。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发质：蓬松。

文化程度：大专以上，英语满分。

motto：Baby, Everything will be OK.

爱好：写信；待着。

人生梦想：去斯里兰卡看狐猴。

生平主要事迹：暂时空缺。

性别取向：探索中。

最爱的人：珍妮阿姨。

其它：Yeah Yeah Yeah。

线状物

Linear Objects

一截线，也许一个暂停，这里。原先在一段线上的一截断线在这里，也许。一次回忆到达的惊人速度。线，在这里。黄色，或黑色的一段线状的东西，在我们一致失去嗅觉后。那是一个线程。在我们顺着它到达后，它停着，泛黄，或发黑。或两者皆是，差异很少很少。我们捡起它，用来引火。

窗玻璃中的一只鸽影

A Shadow Of Dove In The Pane Glass

在一只窗玻璃中的影鸽看来，玻璃附近全是黑的。

第一章

我们知道玻璃。

这种知道我们一直相信。

光线穿透一块玻璃就像穿过黑，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相信黑暗始终占大部分。

黑暗中，我们睡去，从体积降为面积。

我们看着玻璃，看见一块玻璃，一种平滑与光洁，与过去。

不动，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过去。

第二章

鸽子，我们不是鸽子鸟。

我们存粹知道这个。

第三章

我们知道玻璃中没有鸽影，没有玻璃，玻璃中有的只是黑。

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知道。

一些别的也是。

除了知道，我们也睡觉。

第四章

有一些东西我们已经知道。

知道，并且牢牢相信。

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些什么，不知道怎么相信。

撩拨，或点燃它们。

要等到光完全穿过我们，我们才相信。

要有更多的光。

第五章

移动的感觉来自一种持续变化。持续是一种无法分辨的每一次变化。持续的一只鸽子在窗台上延续一种不动。总是迟到的鸽的光影并不是对一只鸽子的增补。

第六章

我们。

鸽子鸟。

饮水。

第七章

睡着时我们看见一个鸽子来到窗台上，我们睡着了。隔着一面玻璃，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鸽子。没有会鸽子降临到我们身上，关于这点，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在那里。

只是睡着了，我们不在。

睡在黑暗中，听见玻璃吱吱嘎嘎的震动声，黑乎乎的，我们猜测知道那是邻居家的鸽子在窗台上散步。黑暗中的鸽子色彩脱落，是无色的一种黑。在黑暗中，我们相信我们会睡得很好，踏实。

虾

Krills

一个好的开始，好的，这里有一个开始。

是好的。

好的是好的。

总的来说，一个好开始离结束总是远。

一个开始有结束就已经很好。

有不同的很多结束。

没有结束的一个开始顶多是一种开端，开启，还没准备好的一种起始，总的来说算不上好坏，茱迪说，有一个好的结束不可多得。有始终是多么好，她感叹说，有时尽管很难，很难，就像一个雨落在地上成为水，万福玛利亚，就像那么细小的磷虾一直是鲸鱼的食物来源，就像它们，跟它们是一模一样的，一种好的结束就像那样，不过开始总是在结束前，不用担心，一个开始总会有某种结束，远远等在那里，有很多很多。

卢照邻

Lu

饮些水，一根手表；
单独的一根触须。
继续在空气中待着，
饮水，时而听些激进乐章；
也想起黑人在一个涨水的季节。

山河在

Streams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山在那里，我们（两个和一个）从奥体东门开始，沿北四环往西方向海淀走去。

不是为了验证那座山实际在不在。

路上，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小沟小河，造了很多句子和短语，穿着长袖子衬衫，走起路来花样超多。

应景，也为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人。

不惜一切代价。

诗

Poem

川普和普京过两天会在阿拉斯加碰头在八月 15 号。今天那里大部分地区阵雨转阴，气温 10° 左右。

预报明天阴转雨。我早晨五点过起来，坐在阳台饮水，听新闻，看米芾字帖。小学时，书法老师会在临摹不错的毛笔字上添加一个红圈。小朋友们喜欢颜真卿的字，而我讨厌写字。我们的世界很小，被农田和溪流和山水包围，团结、严肃、紧张、活泼的气氛中，伟大领袖和恐龙特急克塞号一样在我们心中无法磨灭。我在犹豫，早餐后，要不要去马影河钓一会鱼。气温会迅速升高，树荫下的热风会把我吹昏在河边。我终于还是没去，躺在水缸，研究了一会杜甫的《送韩十四江东省覲》，冒起烟雾，拖拖地诸如此类云云。

广州阿强

A-Qian from Guangzhou

出门。出家也行。那个寺庙故事（详见《叙述与抒情》（二〇一八年））到现在还没结束，仍在结束。不会有结束。八月过后还是八月还是八月始终是。回过头看，我们已远远来到我们前面。我们轻，微末，走起路来裤管卷得高高的。我们来来去去我们还是一样，漂浮在海面上，深刻的分裂从未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现在。现在，等电话。

一万亿 *A Trillion*

这两天，珍妮花运气好，在一个德州扑克手游上已积累 100B 的 balance。已一路打到最高 level 买入，一个 BB，50M。在半地下室幽暗发霉的光线下，珍妮花醒得早，她几乎整夜没怎么睡，人昏昏沉沉的，醒来后看见手机握在手上，不饿。珍妮花把她猪油渣似的脸往房间里唯一的那个小方窗口探出去，外面阳光很好，射在矮矮的灌木丛篱笆上，好像是一种黄杨木树。又是一个星期天，给珍妮阿姨写信的日子。珍妮阿姨只读信，从不回信。她有时发短信给珍妮花，跟她说她腰间盘突出毛病，或别的什么事。珍妮花的目标是打到一千个 B，也就是一个 Trillion 的余额。尽管只是一个虚拟数目，那也会让她高兴，珍妮花想，按照原先那种波动的打法，当然必需加上好运气，大概还得花十天半个月的。房租下个礼拜到期。珍妮花咽了咽口水，取来圆珠笔，信纸，侧躺着，一字一字给珍妮阿姨写信。

张长衫的一件纸镇

A Paperweight

一个虎拙朴，陶制品。一个红虎。虎吉祥，严格，用来压书页重量合适。重量来自质量的引力作用。引力来自质量。可质量又是什么。虎，在雾气弥漫的溪边饮水，饱饮后，返身回到更厚的雾气中，消失。消失后，虎又去了哪里。有些问题一直袅绕在那里，从未离开我们，大多数并不是严格的数学和哲学问题，无非一种说话的惯性。跟雨是背景同理，虎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语气。当然鸟也是。但鸟来得简洁些，不像虎，动作缓慢，沉重而拖拉，我们感到疲倦时会拿它来使用。我们是些贩卖虎皮膏药的江湖文人，没什么气力，倒是胸口时常感到气闷。这也没什么，我们已经是最后一代。

一堆混杂松垮而伤感

A Pile of Loose and Sad Mixtures

一把钥匙。一个坑。陷阱。一场科举。一次眺望。一支山水。一根青木树门槛。

一根水火无情棍和它的终身衙役。一次不经意的押韵。一次停顿漫长仿佛没有始终。

一场大悟和雾。

错误以及必然。一片海，过去了。一九八六年，一个粉红色尼姑走过来问，刚才见过凤凰鸟吗，施主。一次突如其来的掩袖长泣。一块抹布。农业学大寨。语言和世界的熵增啥的。以及匍匐在朝圣的路上，早餐后顺便吃个无花果。

因此蓝色。一个蓝色百事。一次火并，默认躲得远远的。一根稻草停在空中。鸟也是。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像一个黑点。

一些传统的泡泡。河水流淌。一个人抱着石头沉在湖

底，鹤。轻功不太好的妹妹。网球。一部手护拖拉机抛锚在路边，一次大举进攻在附近悄悄发生。

（整理）

一把钥匙：门打开着，一把钥匙插在锁孔中。

一个坑：可能是一个陷阱。

陷阱：一个坑。

一场科举：秋天，散架的马匹，信号薄弱。

一次眺望：必须心不在焉。

一支山水：瀑布。

一根青木树门槛：用香火捐门槛。

一根水火无情棍（伴随它的一个终身衙役）。

一次不经意的押韵：什么？

一次停顿漫长仿佛没有始终：单向，顺便意义的产生。

一场大悟和雾：都会过去。

错误以及必然：一种概率。

一片海，过去了。

一九八六年，一个尼姑走过来问，刚才见过凤凰鸟吗，

施主。(或东西带来了吗? 尼姑是粉红色的。)

一次突如其来的掩袖长泣：在旧社会。

一块抹布：一块抹布。

农业学大寨：少生优生。

语言和世界的熵增啥的。(人，语言，以及世界混在一起的世界。)

以及匍匐在朝圣的路上，早餐后顺便吃个无花果：为什么是无花果。

因此蓝色。(因此，来到一种蓝色。)

一个蓝色百事：百事。

一次火并，默认躲得远远的。(我们很机灵。)

一根稻草停在空中：鸟也是。

鸟也是：鸟常年停在空荡的天空，或天空的空当中。

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像一个黑点。(内部呢? 那不是一种视角。)

一些传统的泡泡：其实是一些泡沫。

河水流淌。(河水流淌，安静有力的水流。)

一个人抱着石头沉在湖底，鹤。(那种高密度的青皮鹅卵石，非玉石。)

轻功不太好的妹妹。（用轻功！妹妹）

网球：十七岁的格蕾丝。

一部手护拖拉机抛锚在路边（草丛），一次大举进攻在附近悄悄发生（谁知道）。

（夏天）

夏天闷热的早晨，狂蝉的季节。

张长衫从镇上买电饭锅回来，昏昏沉沉的，路上遇见一支冒着冷气的乌蛇。

他慌忙丢下锅，一路狂奔回家，上楼，跳上床，蒙上被子。从袖袋中取出一把硬币，反复抛占，确认凶吉。锁定范围后，他才松了口气，当是虚惊一场罢。

冰淇淋街

Ice Scream Street

阳光下，一个幽灵
舔着一支锥桶冰激凌，像来街上透气的鬼。
我们丧尸也是。
火并的成本略微偏高了点。
冰淇淋融化。

土耳其 *Turkey*

寺庙的日子简洁而枯燥，鸟兽也不常去。土耳其人是突厥人。有些住欧洲那边，有些在亚细亚。新亚洲从何时开始算起，新又有多新。在旧时社会，我们是几个衙役，整天坐在衙门门槛上谈论事物。偶尔起身做几组俯卧撑解乏。其中，遥远的土耳其主要是一些突厥人。他们跟汉人一样留胡子是肯定的，白皮，眼珠带彩。前两天，我们和捕快一道，抓捕了一小撮不法和尚，他们这会儿正在堂内候审，其中一个竟是突厥人相貌，我们以为是，又不绝对肯定，也许是身毒国的呢。证据是明摆着的，寺庙开垦了不属于他们的山地，栽上异域植物，这是要作甚。这会儿，县官和主簿还在睡觉，他两的那点好事全县人都是知道的。今天又是个稀松平常的雨天。

46

Four Six

46 是对的。

有 46 也有星期一。

每个星期一。

只有一个 46。

在一个对的星期一常常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星期一。

下雨也是。

这天看着是星期一。

有雨水。

对通常不会有错。

也许包含失误但没什么错。

要是雨有对错。

也可以原谅。

46 不是，它看着是对的。

乞力马扎罗 Kilimanjaro

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有远远看着。我们远远看着乞力马扎罗山峰上的积雪闪烁。我们越来越犯困，吃力。在随从不乏遗憾的叹息声中，我们离开。

下雨 *Raining*

提醒我们那里
无处不在，不是
任何一个地方，
下着雨，我们从来
不在那里。我们
在任何地方，去任何
地方，我们无法到达
那里。更不用说
分开看，我们也就
不成其为我们。即使我们
不在，那里仍在下雨。

蜂蜜

Honey

一次好的尝试，海绵，海绵不是一次好的尝试，她用一支海绵拖把收集阳台上的水渍，通过挤压、排挤，释放后的海绵再次变轻，蓬松，恢复对液体的吸附结构。这是拖把。水的情况是它们（水和水都是一样的水）终于获得了一种密集，从而降低被自然蒸发的概率。

（海绵）

海，过去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做什么呢。

不需要的。

甚至试着去知道亦无必要（总归有风险）。

以及什么又是知道？

(一种动物)

海绵，一种海里的动物。我们并没有说，海绵是生活在海里的一种多孔动物。一直在说的是我们。是我们一直在说。

雨事

Rain Matters

雨在下，我们。
比我们更多。
在雨成为水以前，仍是我们。

雨没有别的名子。
我们也在其中，
不可能被再打湿一次。
以前，雨只有一种写法即雨落在地上成为水。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
推向更远，我们不在潮湿的地方睡觉。
但雨总在制造我们不需要的理由，一种思念，
或恐惧在总在通向更远地方的雨声中我们睡去。

九里达蜂

Julida

作为被激怒的蜂，一头复仇九里达蜂可以追踪猎物数里路，它绝不会放弃通过自杀式攻击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本能。我们只能晕头昏脑地坐在田埂上哭，毒素使我们的脑壳鼓起大包，要不就是眼睛像被人揍了拳头似的。我们不会哭太久，大人们已在那些受伤部位涂抹了酱油，等着它们消肿便是。还指示我们把搁在溪水里降温的西瓜去抱回来。在我们看来，凉爽的西瓜是夏天最好的礼物。

居中 *Centered*

我们最瘦时连一只小羊也抱不动。

但在晴朗的夜晚，天空中亮着我们怎么算也算不完的星。算到脖颈僵硬，脑壳发晕，我们还不睡。大人们认为我们是不是入了魔怔。但我们不是。

第二天夜晚，我们干脆扛着一部马踏竹椅来到露天底下，躺在那里算到它们褪去光亮为止。我们嘴角冒着泡沫，昏睡过去。在整大月弧形天空的星星中，（我们讨厌月亮）代表我们的必须是居正中的那个。只是它射下来的光芒往往很微弱。

缩写 *Abbreviation*

到世上。

散一会步。

消失。

漫长的消失后。

有时（一个早晨，现在），两只袜子。鸟伏在屋脊上啄它胸口的绒毛。两只条纹色袜子。天空。天空反面，或在斜对面的高大天空。除此以外，天空始终的空荡，一种始终没有，在漫长的消失以后，有时是一个早晨，在现在。两只袜子挂在阳台栏杆上。比天空先进的两只袜子。两只，也可以是一只和一只的两只袜子，每一只袜子拥有一万亿个概念的两只袜子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离得近，动作一致。一枝树木倒在路上。

辨识

Discern

写一个事件，一件物，或只是持续写这个动作的一个上午，我们空坐着。扩大，缩小，乱射与晃荡脑汁水，我们大量饮水，我们这些那些，在山水间进进出出也搅浑山水，长久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事实几乎无法辨识。我们是苍蝇吗，抑或几个出家人，都不像。我们是衙役和高地狒狒的混杂，时而我们也乌云化。是缺少力气的写作恐怖分子，对蓝色异常过敏，诸如此类比一面湖水平坦或什么都不是。打几个水漂。溅起的水花也可以淹没我们。这说明我们与农事彻底无关。一切美好虚空或它的化身我们最终是，而我们无法成为是。

它（苍蝇）

It(A Fly)

（一）

它是一个苍蝇。

一个归宿。

（二）

以一个苍蝇的样子停在这个杯子的杯沿，两根前脚搓着脑壳上的复眼的一个苍蝇。我们是怎么知道苍蝇的。它不是不是一个苍蝇。既然它看着是所有苍蝇（我们不可能见过所有苍蝇，既然苍蝇历史远长于我们）中的一个，这一个。

（三）

它是一个苍蝇。

一个苍蝇，它是，而且正好是。

一个归宿。

(四)

我们对它没有质疑。

我们知道苍蝇。

利用一般经验我们知道它与苍蝇的关系，苍蝇与一只苍蝇的关系，而有一只苍蝇正好与这只苍蝇等同以及与我们不存在关系。我们（无论从任何方面）对苍蝇（无论从任何方面）没有疑问。它是一种粗糙的飞物。

(五)

我们也是。

我们不是一种归宿。

(六)

我们抬头，有时斜着，望着一个苍蝇绕飞，在它停落前，担心它会飞走（为什么不呢）。很大可能，我们不会再见。

长颈鹿 *Giraffes*

一株柿子树，我们。我们说话、劳动，它们是一回事。有了我们，我们无须添加他人。涨水时，我们跟着变黑，因此，我们没有长颈鹿的那种困惑。别的立在路边的一株树木也是，不在我们的序列中。

负数

Minus Number

我们喜欢草地、净胜球，讨厌数学和河流，对我们的期望值为负。我们为负。我们喜欢讨厌，总在讨厌这些那些。对那些我们讨厌的东西，这些那些，我们总喜欢不起来甚至感到厌恶。我们的珍妮花也是。格蕾丝也是。我们的格蕾丝喜欢下雨天，她不喜欢长满杂草的后院，格蕾丝是在后院开始长出杂草后慢慢开始讨厌那里，她不再出门，格蕾丝很喜欢在他们结婚那天贝弗莱德家送的这个咖啡壶，从来没有不喜欢这个小礼物。这是很奇怪的，一开始喜欢一个东西后来又变得讨厌而这个东西还是原来的一个东西，格蕾丝想。

我们的珍妮花喜欢给珍妮阿姨写信。每个星期天，珍妮花总会躺在昏暗的地下室出租房地铺上一笔一笔写信给远方的珍妮阿姨，告诉她昨天她又去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珍妮花喜欢电影，她喜欢一个人去黑乎乎的电影院看着银幕慢慢亮开，我们的珍妮花几乎没有讨厌的东西，除了数

学和我们。珍妮花不喜欢我们，她讨厌与数字有关东西，喜欢一个人待着，写信，或一个人去电影院。不管我们是谁，是些什么，在哪里，珍妮花都不喜欢，当然也谈不上非常讨厌。珍妮花只是不认识我们，她从没见过我们。我们的格蕾丝也是。格蕾丝很少出门，她从来不知道我们是谁，是些什么，在哪儿。格蕾丝只记得她一直喜欢下雨天，格蕾丝太太上年纪了，脑子昏昏沉沉，她几乎从不出门，一直和水管工丈夫贝弗莱德住在图森的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这幢房子里，格蕾丝太太对我们和珍妮花和我们的珍妮花一无所知，但她还是格蕾丝。格蕾丝常常这样想，她即使讨厌前院的那株叫不出什么名堂的灌木丛，她还是格蕾丝。格蕾丝就是她。她喜欢格蕾丝这个名字。格蕾丝的名字是格蕾丝·格蕾丝。丈夫贝弗莱德有时为了省事会叫格蕾丝 GG/ 吉吉什么的，像某种扒地觅食的家禽，这让格蕾丝非常讨厌，但慢慢也就习惯了。贝弗莱德毕竟是个好人。格蕾丝总是每天一大早起床，到厨房给贝弗莱德煮咖啡。

推拉门 *Slider Door*

一次严重偏离
荡起的一片涟漪
从被我们同化的那一刻起
注定要被否定
这是不可接受的
但会被忘记
它太年轻，它过于
不稳定，透明
不在我们日常练习范围
的一根年轻的手指。

尼姑与降落伞（如何用文字写作。）

Nuns and Parachutes (How to write in words.)

无事的上午，裴坐在庙门槛上嗑瓜子壳，几个鸡在松树
树下扒食。她撒出一把瓜子壳聚拢它们。山上气温偏凉，
裴穿了双布衫，但没拖鞋子，她喜欢光着脚底板在庙里转

悠，胃隐隐发凉。不久，一个类似降落伞的大东西缓缓从天空飘落，挂在树杈上，是她喜欢的那种粉红色。

法律与鸟

有时没有。

没有东西在那里。

那里没有价值，天空，鸟与法律。

空荡的天空中没有鸟飞过，等于一片没有鸟飞过的天空无法产生那种实际的空荡，那是天空的价值，也是法律。

它们没有。

等于那里也没有天空。

等于只是在那里的那个那里。

云与无尽韬晦

云，云云。

云的云。

一片乌云。

云轻，一场谈话没有结束，无法结束，云的结束。

高而奇怪，云，是谁的奇怪。

云没有奇怪。

一片密集而空荡的天空中的一朵乌云，一片乌云的阴影自古以来它是，云什么？

像云一样无尽韬晦。

从云开始没有结束的一场谈话，何处开始的一片云始终是，在那里。

那里。

那里便是云，无尽而没有结束。

下雪与旧社会

与我们不同。下雪不同。雪在下，虎呢？与虎不同，下雪了，我们待在屋子里，升起炉火，虎立在山顶，几乎无法谈论的一个虎，虎须上落着雪。在过去，旧社会，我们总期盼龙从漏风的屋顶游过，但这会儿飘着零星几个小雪，我们光着冻肿的脚，在炉火边抓痒，我们知道下雪天不会有龙出没。我们几乎什么都不懂，嘴上流淌着清澈的口水。虎却不同。下雪了，虎在山中活动，我们几乎可以听见它那极轻脚步声，我们冷得发抖。到了夜晚，我们在黑暗中看见虎的身影，一头黄斑老虎。但只有在下雪的旧社会这一切才会发生。考虑到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第一章）

雪在下，一个微小的集合。

虎呢？

在旧社会，虎没什么不同，虎一向严格。

那么，雪在下。

（第二章）

下雪，一个动作。不下，一个不是动作。在旧社会，零星的小雪，下与不下没大的区别。

真正的大雪还要等些日子。

但下雪就是下雪，下雪了，我们看见虎在夜晚的山中活动。下雪的夜，山上白茫茫的，我们躺在黑乎乎的床上想起什么都不奇怪。

（第三章）

有时

在旧社会

下着雪

那是在哪儿？

有时我们

反过来

飘着零星几个小雪

隐约在旧社会。

（第四章）

下雪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谈论。雪在下，没有目的的一场下雪，在过去我们旧社会寒冷的日子，我们像一个微小的集合围在炉火边，几乎被浓烟呛昏过去，完全失去反抗的气力

虎呢？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第五章）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没什么不同。

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

有一个是茱迪。

她不是。

这不会带来愉快。

她与马匹不在一起，她的一个马匹。

茱迪不是。

茱迪在洗澡，没见过马，讨厌草原。

这些都是茱迪。

在群芳南路上，她的马匹朝前走了走，停下不动。

她不在群芳南路上。

茱迪在洗澡，浴室门窗关着。

洗澡是件愉快的事。

茱迪每天洗澡，只要回家，茱迪每天会在家洗澡，这让人愉快。

一个马匹在群芳南路上。

她们一个在洗澡，另一个不知道去了哪儿。

现在，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

茱迪还在洗澡。一个马匹往前走了走，又停下不动。

从浴室窗户往外看，群芳南路还在建设中。

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

茱迪不认识她。

不认识也没见过她的马匹。

茱迪在洗澡。

洗澡时茱迪总是愉快。

石油的发现与研究

顺着这张桌子的一条边沿看过去，他们发现了石油，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不同。我们躲在灌木丛篱笆后面，占卦，捉虱，念经，缓缓发现命运的安排是我们最终也会化为珍贵的石油。

等，一个安静的动作与与寺庙无关

一根辅助线、虚线，是一根切线，贴着庙的屋顶，延长，一种线的延伸；它与等、等待，一个安静的动作无关，这种延伸可以是无尽的，从尽头出发的一种延伸，安静的寺庙，老是挨饿的菩萨。

一个无产阶级的好斗与她的裤子

穿两条裤子。

无产，

以及被统治的必要性。

裤管卷得高高的。

一根裤带鲜艳。

真的伤心也没什么。

站在窗前与一个高脚鹭鸶鸟

鹭鸶是鹭鸶。鸟是鸟类的一个。一个高脚鹭鸶鸟有两根高脚棍和鹭鸶和鸟，是鸟类的一种，在河边浅水处各自觅食。从窗户往外看，它们大概还在河边浅水处，我们不

了解，随意眺望着远处。更远更高处无云的天空空荡而青蓝，星期五，一场短暂的峰会没有获得可观的成果，太远的事情我们无从了解。

漫长的童年与实际顿悟的不可能

要是需要，我们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一个结论比等待还要漫长。一个比等待还要漫长的结论我们看着，但不需要。但要是需要，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等，一直到不可能，到不再有实际的需求，是因为我们知道能量守恒与供求关系总归决定一切。这不是顿悟。实际的顿悟总是漫长以及不可能，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我们的需要总是非常微弱，这是由我们童年不好的阴影决定的。漫长的童年期还没完全经过我们，我们却已经来到这里，远远还不是一个结论。

捕蛇者的昏沉与本地史

南方瘴湿的丘陵地带，常有鸟兽出没。山水间山山水水，几千年来从未变化，仿佛现在就是过去，过去仍在现在。

过去总是昏昏沉沉，是故事，历史，总是过去了不再实际返回，返回了也只是在过去。

在过去现在，一个过去了的现在，蛇瘫痪在机耕路路边草丛，捕蛇的人忘了带上捕蛇棍。他在忘记什么？

过去总是昏沉。

有些是故事、历史，有些过去后停在那里，既不像故事，也不是历史，但总归昏沉。捕蛇的人走在山水间，总在忘记什么，这些那些，已所剩无几。

过去现在，所剩不多了。

昏沉。

仁者无敌。

前世与一株无花果

一株树木忽明忽暗立在那里。也许是忽明忽暗的缘故，那里也没有声音，野兽，以及别的光源。

兔子与异形

兔子趴地时不跳。兔子只能有一个动作。兔子一惊一乍已有四十余年。掉毛，在一年四季尤其淡季兔子视力明显下降，呕吐（回味呕吐），冒起烟雾，一个年久失修的兔子反应迟缓。兔子大为光火，见什么咬什么是因为什么？兔子尾巴短，时而火气充沛，肌肉紧致但总有一种发柴的口味，天不亮就出洞活动，或一整夜没睡，兔子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不是别样的，兔子始终如一，发过誓，兔子对旱涝保收的菩萨总是着迷。

这是对的，兔子。

兔子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没对过，不是吗。但仍是兔

子。一个兔子是一个兔子,这不会有任何错。有错的是,是。一种肯定的倾向,或指向,或默认都行,兔子对语言学认知几乎为零,草木知识匮乏。兔子默认吃草(非窝边那些)。急了也吃其它兔子,也许是因为历史原因,兔子在基因中保留了这种残余信息。兔子因此与异形如出一辙,异常清澈。只是因繁殖方式的不同,兔子的暴力属性日渐消退,变得温吞,兔子习惯自我驯服。这导致不幸的兔子总在成为异形的宿主。这一天,兔子走在机耕路上,飘着毛毛细雨,独自去寺庙还愿烧香。

鹅与绝望大部队

开始是鸟。

后来才有我们,我们找到了鸟。

鹅。

这是一种进步?

在一个句子中,这里,鹅时常感到绝望。

鹅在鹅时常感到绝望这个句子中时常因强制而感到绝望。

作为一个主语。

鹅现在单独。——这不是一个句子。

因单独而不在，鹅。

因单独而独自在的一个鹅。

常在。

在这里：鹅

与绝望几乎并列。

昨天与一部抛锚在路边的手护拖拉机

我们到达那里时，已是昨天。也许是在九月，或只是昨天，或只是那里。它仅仅是一个时空问题，与事件发生的次序无关。严格来说，我们几个只是经过那里，反复经过。有时累了歇下来，升起篝火烧饭，我们去水潭里游了一会泳这是肯定的，顺便摸了些硬壳螺蛳回来。天黑下来，

我们便又离开了。像一部秋天抛锚在路边草丛的蓝色手护拖拉机。

人作为一种修辞工具与安慰

一个甜李子，一支雪糕，超大的一朵白云，在民用电力紧缺的一九八六年，我们一大早爬上村口那株大香樟树的树冠，眺望乡村理发师兔标从机耕路尽头走来，计划抢下他的龙头拐棍和那只黑乎乎的理发箱，现在，来的是一支风姿招展的尼群小分队，脑壳反射的光芒像水潭里的石斑鱼在岩皮上啃食。我们咽着口水，昏厥，纷纷从树杈掉落。

菩萨与喷灯

这一天平常。

一个平常的日子在这一天。

一把梯子靠在后院的篱笆上。鸟，单独的一只，停在屋脊上暴晒。

每一个稀松平常日子中的一天。

这一天。

近乎只是一天。

对日子来说，平均下来，每一天都稀松平常，不论好坏，只是平常，在太阳底下。

平常意味平坦，均匀，重复。

以及进一步反复，就像稀松平常的日子一天接一天，一天过去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每天都平常稀松除非我们不愿这么觉得还是一样的。

平均下来每天都只有一天。

一天是它的平均值。

在每一天这一天一天。

每一个稀松平坦的日子。

每一种菩萨都袅绕在我们的心中无法退场。

每一天都会稀松平常过去一天。

这一天也一样。

仿佛每一天都在这一天。

稀松平常。

菩萨（其实是一种非言语化状态）

在这一天。

一部喷灯又是一天。

我们也是。

一株随便的树木立在路边与你的霄响火箭呢？

首先，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是谁？怀疑首先并不被允许，无须怀疑，保持绝对相信是重要的。在怀疑中坚信比什么都重要，紧要，以及是谁在怀疑？没有人。首先是相信。是有人在怀疑，这比什么都重要。首先不能有谁提出怀疑。没有人。是谁？没有人。而这比什么都重要，绝对重要。

与菩萨为伍，时而也剥削菩萨

这是八月一个晴天，菩萨。

关闭在书柜里，菩萨。

不分彼此，菩萨与菩萨，菩萨们。

菩萨行。

菩萨作为一种精神耗材。

是空心的，一个泥塑菩萨身。

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阿弥陀佛菩萨。

干旱时也饮些水，此菩萨。

与菩萨们一起欢乐。

菩萨与统统不在。

不分东西，内外，左右，菩萨。

一只鸡，菩萨千万保佑，与菩萨的交集总是忽明忽暗。

请跳一跳，菩萨。

请告诉我，菩萨。

明亮的秋天，思念菩萨。

昏厥与返回

对此（详见《昏厥与返回》），我们不再赘述，过多谈论它们。只说昏厥总归是必要的。返回也是。

在不受力的情况下与报效朝廷的志愿难免也会 落空与大决战

（摘抄与分行：）

八月，虎不在河边、

山中与经过竹林。

虎消失。

这正是虎的风格（反动），对一切

反动（虎对一切都没兴致）。

一切是那么难，
在直立行走以后或仅仅在
日常说话中。

幻觉与对一朵乌云的反对

空荡的天空有且仅有一朵乌云，世袭并垄断天空。诗人的任务是成为诗人。

——题记

（题记一）

无论什么

反对

无论反对什么（一朵花）

反对无效。

那是在以前，我们黑乎乎的不气力，我们本身是一

场严重的幻觉。

(题记二)

幻觉而已。

更深入的幻觉，唯有幻觉，幻觉使我们旱涝保收。

亦是幻觉创造了我们。

(题记三)

一朵乌云出现在空荡的天空是为了什么。一朵乌云出现在空荡的天空当然不为了什么。不为了什么的一朵乌云来到天空的空荡中，致使我们产生严重幻觉，以为那里有什么（目的、道理、虚空诸如此类严重的概念）。

不不，无论有什么，年轻而错误的我们必须反对。

(题记四)

乌云

与灰鸟（一九八六年）。

（反对）

现在，幻觉中有一朵乌云在空荡的天空。

要从哪里开始反对。

乌云与杰出的空荡

云和空荡。这会是杰出的。这会儿是云和空荡。乌云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是。这会儿一朵乌云缓慢迟到，在大部分云散去后，一朵乌云来到空荡中，这会是杰出的，现在，有一朵乌云和空荡而不是我们。这会是一朵乌云不是我们，和空荡我们看见。这会儿是杰出的，有了乌云还有空荡，本就杰出的空荡。不是我们。我们还远远没到。到的不是云，是一朵乌云，云已经散去了，这会儿。这会是杰出的，要是我们在，杰出而空荡。我们不是。我们空荡，但不是。我们还远在迟到中。这会儿是一朵乌云在空荡中，不会是我们，这会是杰出的。空荡而杰出，不是我们的乌云在杰出的空荡中。

一个凹槽与怪癖，蝠鲞与火柴

格蕾丝和丈夫贝弗莱德在厨房发现一个凹槽，他们不相信。格蕾丝和水管工丈夫不太相信他们的厨房里会有一个奇怪的凹槽，就在他们干净明亮的橱柜上。格蕾丝喜欢厨房又整洁又明亮，她从来不知道这里会出现一个凹槽。他们结婚早，格蕾丝和贝弗莱德很年轻就结婚了，多年来，膝下并无子女。这也没什么，格蕾丝喜欢过清静的日子，喜欢把屋子弄得又干净又整洁，她特别喜欢他们的这个宽大又明亮的厨房，格蕾丝每天吃过早晨都会在厨房简单做一下祷告。现在，他们发现在橱柜上有这么一个凹槽，这让格蕾丝和修水管的丈夫贝弗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不相信一直以来一个凹槽就这么在他们的橱柜里，但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旧的凹槽，也许是装修那会儿已经留下的。格蕾丝和贝弗莱德还是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他们住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在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

这幢房子里，他们一直住在这里。邻居们也十分友好，格蕾丝和丈夫是好人，邻居们都这么觉得，尽管格蕾丝已经很多年没出门了，在她和水管工结婚后，格蕾丝出门的次数几乎可以用手指头扳着数出来，但邻居们还是觉得格蕾丝这家子不错，很安静，过着正常而平淡的日子。格蕾丝也这样觉得。格蕾丝很喜欢雨天。她是在一个雨天出生的，在这个屋子里，格蕾丝和丈夫结婚也是在一个雨天。要知道，图森是一个常年不下雨的地方，格蕾丝对此没什么可埋怨的，虽然她是真的喜欢下雨。格蕾丝觉得他们有个宽敞干净的屋子，还有一个又明亮又整洁的厨房，这就够了。她真的没想过他们的橱柜上会有这么一个凹槽在那儿，这太让人奇怪。丈夫贝弗莱德也觉得意外。但这也没什么，格蕾丝叹了口气说。格蕾丝用火柴棍点起炉火，准备给水管工丈夫煮一壶出门时必须带上的咖啡。格蕾丝喜欢这个老式咖啡壶，很好用，是贝弗莱德家在他们结婚时送的礼物。就这样格蕾丝坐在炉子边上，点燃一口香烟，安静地望着炉火，顺便想起了别的什么奇怪的事。

梁山泊与大势已去

梁山伯是一个旧社会书生，不是泊，湖水。这里，标题需要勘误。梁山伯，过去我们经常见到。他总是在河边徘徊游荡，像个穿长衫的鬼似的，时不时停下，仰天，朝天空深处发射信号。他大概也知道这没什么鸟用，旧的时代已经所剩无几，个体命运纯靠运气。

时代与犯困

阳光下，我们
比以前的苍蝇还瘦。
还没到前线，尼群
就走散了。
还由于
对仗的缘故，

我们无法发生
实际火并。

站在历史中央与惚

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人。
应该。如何。人。我们。
应该如何度过。应该度过
一生的人。我们应该。应该
是一个伦理问题。人应该
漫长。度过一生的人
应该漫长。是应该漫长的
一个人。应该度过。如何是
应该。漫长而应该，人。我们漫长。
如何才是应该。应该漫长，我们
应该如何。一个人应该度过。
不应该漫长。人。应该不漫长。

淡季与东林党的覆灭

一个黑色。

黑的一个方块（周围白色或没有）。

足以掩盖所在区域一切颜色

的一种状况，黑。

无须依附，

在光线达到前

黑暗中的那一个黑。

格蕾丝喜欢蓝色，但不是天空的蓝。因为那样这天晴朗的图森又不会下雨。

最深最黑的蓝仍是一种蓝。

黑，我们看不见

但不是没有。

要有足够亮度才能看见的黑。

不可分类的黑。

肯定与自我否定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一杯水。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以及一杯隔夜的茶水。

一杯茶水需要一个杯子是肯定的。

摆在桌上它们一个杯子和一杯水静止。

一杯水无法否定摆在桌上因为杯子的缘故，杯子摆在桌上，一个杯子以及，一杯杯状的水一起。杯子规定了水的形状，让水置于桌子上方，一种静止。肯定但不是相互的一种肯定，杯子和水，一个杯子和一杯水，这一点已非常清楚，无须否定。

一个杯子是一种容器，不可否定用来盛水，这是杯子的主要用途，我们认为。我们有时思想一个杯子摆在桌上，肯定一个杯子作为杯子的全部，是肯定的，无论它玻璃还是陶土，杯子已获得容器的肯定，我们肯定这一点，并且使用。

是我们在使用。

我们同样是对我们的肯定。通过一个杯子，进一步一杯茶水，我们发现这种肯定。我们统一。在它们发现我们以前。

一个杯子作为一种肯定以及一杯水在容器中的样子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肯定。在那些黑乎乎漫长的日子，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无须自我否定。

一些旧的怨恨与无须扔掉

（当地时间周一，特朗普总统正在白宫接待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为了一个永久的和平交易。）山水间山山水水。我们跋过山涉过水，只为甩掉一些诗意的表达。

事实与消失

一株树木是黑的。
黑的一株树木
立在随便哪个路边。
我们有时从树下
经过，很快消失。
这说明在实际时空，我们
极不稳定。

鸟在八月末
Birds at the end of August

总是。

有些是立着的。

时而也在斜对面的一个屋顶。

有时总是海。

或者有海那么远。

大部分不是事物但静，并且现在。

这让人放心，如果那是在修剪草地的声音，总是在八月。

如果是或要是不是，很轻很软呢。

哪意种如果？

它总是是的，并且现在。

这让人放心。

而要是如果呢？

它总归不是不是以及不是不是不是一个问题。

以及是怎么样的一种不是。

我们说鸟是。

不是不是。

是就是。

或总是在说啊说的。

那总是我们。

这让我们感到放心，有时，或常常。

有时这不算是个问题，

总是这样。

我们才是（问题，或总是这样那样无法且统一作什么呢）。

就像我们为举起一只手而高兴。我们举起手，并且长久举着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并且并不是为了一种高兴，或难以启齿承认我们是谁，或毕竟说不出的原因。

那又是哪一种（高兴）？

我们不是。

鸟是，

而我们不是。

但第一步总是先找到底。

然后才缓缓是我们。

我们缓缓缓缓。

常常，我们是我们自身的交集和叠影。

并不需要超高清画面支撑。

我们有些是海，是真的。有时有些真的是海，这也是真的。它就在那里，在我们需要时，或只是有时或常常，或总归是。

总是这样。

统一说的是相声而不像戏文那样需要磨练唱功。

那么，现在。

那么如此便是现在，便是如此，在总是在一个八月（要知道八月过后总归还是八月）冒着泡泡，我们。鸟，

倒插在路上。

似乎有一种渐入佳境的恍惚，在斜对面那儿。

这样，我们便知道，

鸟已经严重滞后。

而稍远，有些只是静静立着。

(八月：有过多少岁月，便会想起多少往事。)

八月严酷，
大，
炎热还远远没有退去，
闹革命常常
也在八月。
有时是一个衙役，八月末，
坐在县衙高大的门槛上
沉思，也犯困，缓缓
望着大街上
寥落而明亮的日子。
从超远处看过去，他是一个
完全的黑点。

(一个画面)

淡入。

雾气中，一个人蹲在地上，在摆弄自行车链条，黑乎乎的背影我们看不灵清。

丈夫也从雾气中走出来。

淡出。

(四)

八月，为什么是鸟。

八月，鸟又是为了什么而停在不知道什么地方而难以
召唤至我们窗前。

我们在一点一点失去耐心，八月。

想象中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的鸟而我们始终在这
里，比如八月。

与鸟的用法类似，我们也没格外的动作，低垂着脑壳
因为八月。

鸟八月。

(小事)

有一根鸟毛落在阳台上。

看不出出自什么鸟雀，像是一根尾羽。

一根把控方向的尾羽在阳台上成为一根勒色。

是阳台上。不是

阳台，

它们并无实际接触。

我们也在阳台上（在午餐后在进进出出，是单数）。

（六）

要是返回，又返回哪里？仿佛在说我们原先不在这里或晃去了一个不知道的什么地方我们急着返回，而返回后又不知道要去哪里或无论哪里都只是这里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找到是因为并不存在单独的一个动作，意愿，鸟抑或其它时髦真理。

（一句空话）

八月的传统是冒着泡泡，远不是鸟。

依照定义，从没有人说过的话便是空话。

(八)

鸟在。

在呢？

在。

在如何在？

在。

在一定如何在？

是的，一定，

在。

庙是临时的。疲倦而清洁，庙适合沉思。是临时的。一种临时的思想活动在庙里发生，这时，住在庙里的人日常生活简洁而疲倦。庙狭义又宽泛，无处不在，坐在庙里沉思让人感到倦怠。我们在庙里养了几只蛋鸡。与我们不同，鸡不受庙规约束，尽管它们主食同样素淡，但它们会自主去觅食昆虫蛋白。庙里养鸡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也仅局限于鸡鸭鹅之类家禽，完全排除了猪牛狗这些不洁的生灵。规矩是菩萨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管在法师引领下有口无心念着经，或打坐沉思，按时撞钟，吃饭，洗碗，接着又开始念经，冥想，敲钟，睡觉，这一整套规定动作使我们疲惫不堪。我们需要疲惫不堪，这正是我们住进寺庙的原因。或者说至少是一点小小的初衷罢。寄居在庙中我们常常有一种临时感，就连疲倦也是。通过一夜沉睡，我们总能恢复憔悴疲软的身心，披上制服，精神头十足，跑去庙外的自留地锄草干活，弄得一身汗水，简单洗漱后，便到了饭点。

菲律宾 *Philippines*

当时，宋朝学者认为这些袭击者来自福尔摩萨（即现代台湾）（其实是菲律宾中部的维萨亚人）。

一个下午

An Afternoon

天空中，有
且仅有一个云
像云。
天空中有且仅有一个云像云。
其它的不怎么像。
一个像云的云完全
停在下午天空的
空荡中。空荡
是一种什么感觉。
似乎（但不是）
在等别的
云散去。
一个下午。

房间

Rooms

房间里坐着一个女人，格蕾丝是一个女人，或珍妮花呢，她通常在睡觉，或她是不是珍妮，珍妮阿姨很少待在房间，她喜欢出门逛街到中午或下午才回家午睡，或者她是茱迪，我们的茱迪，茱迪不在房间里，她出门逛街去了即便在闷热的夏日里，她们都出门去了，只有格蕾丝经常坐在厨房休息，在屋子里格蕾丝通常只是在休息，也祷告，格蕾丝早上的祷告是在厨房做的，她每天都会祈祷这是一定的，早晚各一次，格蕾丝几乎从不出门，她现在太胖了，不像珍妮阿姨，她也胖，但珍妮阿姨不喜欢待在房间她喜欢走动，喜欢看侄女珍妮花写来的信，每星期珍妮花会给珍妮阿姨写信，说她又看了一场好电影，去看了谁的演唱会，她有一次写信给珍妮阿姨说那天是歌星珍妮的演唱会，

可惜因为打雷演唱会取消了，珍妮阿姨发去短信说，那实在太可惜了，她也很喜欢听珍妮的歌，经常在洗澡时躺在水缸里听珍妮的歌曲什么的，珍妮花没有回她的短信，她不想骗珍妮阿姨她其实住在一间黑 又潮又湿的半地下室，要是有一个明亮干净的房间就太好了，珍妮花常常这样想，她也许会整天待在房间里不出门，养几盆绿色植物，而且还有足够的心情去学习写作。

珍妮花在窗台上养了一盆花，她们喜欢花，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不喜欢花呢，在房间里摆设植物是件麻烦事，格蕾丝一点也不喜欢不起来，她通常喜欢一个人待在她那间宽大明亮的厨房，一个在格蕾丝看来非常整洁的厨房，格蕾丝很喜欢把每件工具家具厨具还是拖把毛巾什么的调整到它们原先的位置，这有利于下次使用，而且看着也整洁顺眼，格蕾丝常常几乎每个早晨都坐在厨房一条餐凳上听广播在她送丈夫出门干活后格蕾丝总会重新回到厨房吃点东西，格蕾丝胃口一般，莱迪也是，不过她吃什么都长肉，这些年来她不是一般胖，应该算非常胖了，从炉子那儿的窗户看上去，格蕾丝太太家前院整洁的草坪上有一蓬庞大

的灌木丛，路边有一个邮箱，格蕾丝从没去打开过，她实在不喜欢出门，这一点珍妮阿姨正好相反，珍妮花的阿姨珍妮阿姨是一个待不住的人，很少在房间里待着，珍妮阿姨总是去街上走访，她喜欢热闹，喜欢花卉植物，在珍妮阿姨的屋子里有很多连她自己也叫不出名称的花草，打理它们是一件麻烦事，尤其对喜欢房间整洁的珍妮阿姨来说有时真的很不喜欢照顾这些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植物，植物也是需要照顾的，珍妮阿姨很少想到这点，她常常忘了给它们浇水，施肥，总是时不时从外面又带回一盆新的什么植物，珍妮阿姨有一个很大的通向阳台的落地门窗，她会很早起坐在那里的一把摇椅上读珍妮写给她的信，准时的话几乎每个星期珍妮阿姨都会收到珍妮的信，一封信珍妮阿姨会看上一整个星期，她喜欢珍妮写在信上的漂亮字体，读完这几页信纸后，珍妮阿姨会出门去街上吃早餐，到处逛一逛，直到逛得实在无聊懒得再逛珍妮阿姨会回到家里休息，有时可能已经是下午了，珍妮阿姨需要午睡会儿，她有时想这会儿珍妮花是不是也在休息呢，也许珍妮花太忙了根本没有休息时间，珍妮阿姨觉得这个侄女在大城市生活是件太累人的事，还不如回到小县城来当个餐厅

服务员，珍妮阿姨一个星期中有几天总会担心收不到珍妮的信，不过还好，地面邮件还算准时，平均每个星期她总能收到珍妮花写来的信，珍妮阿姨知道现在通信便捷，几乎已经没有人写信了，不过珍妮花还是保持了这个习惯，她实在喜欢这个侄女，只是觉得离得太远了，珍妮阿姨总盼望她这个侄女哪天在信里说她也许打算回来跟她一起住，要是那样就太好了，珍妮阿姨早就给珍妮花准备了一间漂亮又宽敞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她平常从街上买回家的植物，因为珍妮花说过她喜欢一个房间里有很多很多植物，有充足的光线，珍妮阿姨真的很疼爱她唯一的这个侄女，她常常觉得她太可怜了，格蕾丝也常常说一个什么东西实在太可怜了，不过茱迪从来不会发出这种感叹，她不喜欢感叹，珍妮阿姨觉得珍妮花一个人待在大城市有上顿没下顿地过日子，尽管珍妮花在信上并不是这样说的，她总在说些看电影了听相声了又去什么景区游玩了又看了一本什么正经的好书这些事，一些悠闲的事，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这么空闲呢，珍妮花一定是很忙的，只要每个星期差不多准时能收到她的信，珍妮阿姨就会减少一点那种担心，珍妮阿姨通常是那种无忧无虑的人，她只是不怎么喜欢一

个人待在房间里，她喜欢热闹些的地方，在这方面珍妮阿姨完全不同于格蕾丝太太，还有茱迪，不知道怎么搞的，茱迪喜欢去幽暗的深山落发为尼姑，茱迪年轻时常常这样说，她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嘴里冒着烟雾，茱迪说她迟早会成为尼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就像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命运安排似的，茱迪对花草树木的情感一般，她对花粉过敏，很少在房间里摆设植物，但也不反对丈夫在窗台上摆上一盆植物，茱迪有时在房间里睡上一个星期不出门，她喜欢那种厚实的墨绿色的窗帘布，喜欢把窗帘全部拉上在黑乎乎不通风的房间睡觉，她不喜欢睡觉时听到任何声音，茱迪的睡眠总是很浅，她们的睡眠质量都不太好，好在珍妮花年轻，她的睡眠总是非常好的，在黑 潮湿的半地下室珍妮花通常一夜睡到上午，要不一整夜没睡，从上午一直睡到傍晚，有时睡过了头，到半夜才醒，那种时候珍妮花会走出地下室，去街上找点吃的，哪怕透透气也好。

珍妮阿姨喜欢躺在房间里那把摇椅上休息，要是她觉得珍妮最近一次写来的信还没看够，她就会找出最近的信

再看上一次，这样有利于她睡着，这样一来，一封信珍妮阿姨总是要看上三五遍她才看得完，珍妮花在信上写的事情大多差不多，基本上是这个星期又干了些什么，没干什么，或者想干又没干成的什么事，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吧，珍妮阿姨没看一会儿也就睡着了，她有午睡的习惯，她不像格蕾丝太太无论午睡还是晚睡在上床休息前总要先祈祷一番，珍妮阿姨通常只是看一会儿侄女的信，或望着房间里摆满的植物花卉，她有时觉得这个房间里的花草实在太多了，好处是可以让空气清新些，也许会有作用吧珍妮阿姨想，她有时实在不知道拿那些一天天枯萎的花盆怎么办，刚带回家时它们总是又新鲜又好看，就像她年轻时也好看，珍妮阿姨现在常常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那会儿实在太辛苦了珍妮阿姨觉得，她有时觉得待在房间里有些气闷就稍微打扮一下出门去街上转悠了，哪怕透透气也是好的。

这是很难的对珍妮阿姨来说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不睡觉不读珍妮花的信有时只是看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植物，珍妮阿姨从不在房间里祈祷，她没有什么要向谁祷告的，很多

事珍妮阿姨只是在心里想。格蕾丝太太很少待在二楼房间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厨房，在那里做祷告，只是在午餐后要是感觉疲劳格蕾丝太太才会上楼去卧室睡上一小会，她有时觉得累但并不想睡觉，格蕾丝太太喜欢坐在厨房听本地教会的广播节目，一直到傍晚丈夫开着那部皮卡车准时回家她才起身准备两人这天的晚餐，她们都差不多，珍妮阿姨和格蕾丝家的晚餐都比较简单，单调，随便吃点就可以了，晚上她们睡得都比较早但通常要到很晚才能睡着，或者没睡上一小会又醒了，茱迪的睡眠总是很浅，她喜欢在睡觉前把门窗关上，窗帘全部拉好，蒙着被子睡，但只要有任何一点声音就会醒来，被闹醒后又会特别生气，这是没办法的事，有时屋顶上空有飞机经过茱迪会突然惊醒，双手在空气中抓来抓去，她会起床去阳台上吸上会儿烟雾，要不到楼下厨房找点水喝，茱迪有时一晚上没再上楼，她经常在客厅的沙发睡上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出门上班去了，在哪里休息都是一样的，无论房间里还是沙发上，还是在寺庙中，无非换个地方睡觉，睡觉是一种对身心的自动恢复，茱迪有时回到家感到疲倦时特别没有力气就会喝上一罐啤酒，这样她整个人就昏昏沉沉的

睡觉去了，她通常可以睡得很好，但有时喝多了茱迪很可能在泡澡时就睡着了，茱迪有时一个人坐在黑乎乎的房间里，又不睡觉又不像是醒着，她只是坐在那里，有时会坐上一整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了，茱迪家的后院凉亭架上有一株葡萄藤，由于对有些水果过敏的缘故，茱迪很少吃水果。

金城武的又一个夏天结束了

Another summer for Takeshi Kaneshiro is over

中午，他们
在一块荒地上打桩，
挖地基。
一只鱼缸已搬回原先
这间明亮的客厅，
从山中归来的
那两个人
汇报说，
庙还在那里。

云
Clouds

我们有些开始
已经结束，
更多的还没开始，
在也许
开始，谁知道。
而有些一直
在风中的原本就
不属于我们，无从
开始，我们当时
只有看着。

忧郁而明亮
Melancholy And Brightness

要是上午像形容词，
来到下午，它已严重名词化。
下午，我们必须写点什么
以便结束这一天。它很快会过去，
它不会留下某种类似
尾巴的东西供我们消遣。
也不是我们。这里，
被剥削的始终是单独的一个，
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忧郁和明亮帮助他
静坐在客厅，顺便给宇宙降温。

为一把空心菜作，兼回邓兴问候。
A Handful of Water Spinach, for Deng

陀思妥

耶夫斯基，曾经说过

什么？

我哪里知道。

但他应该没有

吃过这种蔬菜叶子。

只不过我这么说

又能说明

什么呢。

两个什么。

但至少它们

不会耽误世道

变化的进度。

这会儿，以及每一次从感知出发
Now, and every time from starting perception

一个杯子这会儿

摆在桌上。

我的想法是让这个杯子继续在桌上摆

一会儿。没必要举起它。

有很多这样的杯子，很多

类似的这会儿，一个人（我，严重不是

一个杯子这样的东西）看着一只杯子想起

这会儿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区别于这会儿在

黑乎乎的新石器时代。

是一种他妈的什么感觉——除了

这会儿（此刻，

现在，

这里诸如此类寥寥

近义词。）

想起一种绿色在亮光下

Thought of a kind of green in the light

下午阳台的光亮中看见一种绿色
在一件衬衫上的
这种颜色
是一种绿色
它要比想起的一种在亮光下的绿色
永远来得更加鲜亮，绿。
这些光亮也是。

(乌云)

很容易想起一片乌云。

(想起一片乌云)

想一会。

乌云有时提供好消息。

当代。

一片乌云。

有时是所有乌云。

有时短暂，一片乌云已相当密集，厚重。

有时是天空对乌云的产量。

不一定是乌云。

杰出的乌云。

有时只想起云量，以及分布。

（昨天）

泰勒·斯威夫特。

泰勒·斯威夫特的新专辑。

一个美国女孩，泰勒·斯威夫特。

泰勒。

泰勒·达顿。

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这个夏天，
后院的那一株葡萄树
终于为我们带来了
久违的葡萄。
它们大小、色彩
不一，但甜度
足够。
这个夏天很漫长，
我们吃着葡萄，有时
走到后院，
看一看葡萄树。

虾

Prowns

现在，我没有成为一个画家，而是
一个诗人，学会了使用文字叙述和抒情，劳作
和创造，我也不怎么喜欢，对一锅煮熟的虾，
不知道该如何表示歉意，它们的颜色
漂亮极了，以至于轻易想起陀思妥 -
耶夫斯基那么长的一个声音，还有漆黑的
甘地，或佛陀，或只要画布足够，我会画上
很多只虾，山水，以及隐没在这些山山
水水中的刺客，那是一个晴朗而必定
洁净的朝代，我常常一个人去河边散步，看水，
在自然现象中获取适量超世领悟，且可以
随时消失，最爱的事物一直是乌云

无头苍蝇 *Headless Flies*

一个下午，我们把脑壳拆下，拎在手上把玩，来到街上时，看见一个女暴发户从一辆粉红色豪华电油车上下来，没走两步路便掉进了路中央的一个坑里，我们连忙走上去，问，合适吗。她带着一种非本地人的陌生口音说，奇了怪了，大小正好合适，快点快点，没时间了。我们把脑壳揣进衣兜里，接力从路边杂草丛中一铲一铲弄来土渣，对着她劈头盖脸地撒进坑里。她站在那儿疯狂打着电话，没多少功夫，土就没上了她的腰，我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可能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机会，只要人人都充满爱，我们没有理由松懈，直到最后一大铲土终于把她脑壳彻底盖上，我们中的一个还专门搬来一个市政下水道盖子给压上，站在那儿反复蹲跳，以确保任务完美竣工，我们开着她留下的那部电油车，一路驾驶去了海边。

晚饭吃什么 *What's for dinner*

鼯鼠，今天是什么日子
由晚餐决定。
大量休息构成了我
坐在这里的样子，有些已经过去。
剩余的额度也许能撑到明年，
但那是什么呢。要一起端到桌子上吗？
我们大概不会再来一次，
考虑到有限的经历中已经有过
那么多的麻烦。

枣
Jujubes

这里已经是九月，你还在劳作吗。还在接受剥削与被统治的云也是。没有结束。我不得不返回去看去年那部没看完的电影，再亲自会一会海，要是它还在那里。我们独自一人不会走太远，太偏，因为饿或一些其它什么原因，开始后它们便不会结束，有些是四脚动物。有些完全不在。我们翻开手掌朝上，上面没有停着奇怪的事，就像我们的品味在迅速变烂，脑汁水损耗，一到傍晚便失去耐心。我们想念那些有的没的。而那些还在进行中的，又几乎无法晾干。我们是怎么发现的，关于这些那些，反之是它们在发现并长久照顾我们。我们知道？现在，在附近一切但不包括我们恢复常态以前，在一个上午，大概在七到八点范围内，吃个枣子。枉然也了却。

枣
Jujubes

对于它们，我们不算什么。
关于我们是什么，它们
到最后也无处了解。我们
如何开始我们的计划，不在
它们知道的范围，下午，
在寺庙的钟声传进窗户前，我们
已提前把东西从碗里取出。
而有些太过清晰的事，我们
远没有它们安静，总在
想起，反复忘记的，只是我们。

昨天，作为一个结构
Yesterday, As A Frame

我们。

谁是我们，又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的我们。

松松垮垮。

在过去的一天，昨天。

在我们昨天，我们不是也是，主要是不是，松垮，我们不是什么。

昨天是过去的一天，过去了，不是我们。

我们主要是我们。

还没过去。

在此时此些，这里，现在，我们此起彼伏。

像山丘或波浪。

以及捎带一点已远远过去了的微弱记忆忽明忽暗。

抓抓下垂的蛋，昨天。

或我们。

准备好了，可以随时昏厥。

我们昨天准备好了，因为明显的失算，在昨天以前也是，我们单独，没有其它用法。

什么都不是，除了谁是我们。

我们，一根树枝被捡起，又重新丢回地上。

捡起一根树枝，我们想了想，把它丢回地上。

昨天，我们丢回地上。

（相声表演）

: 我们。

: 什么我们。
: 不是。
: 什么我们不是。
: 我们不是。
: 不是什么。
: 我们。
: 因为什么不是我们。
: 一根通天拐棍。

(第二场)

因表演内容随意且过长，我们开始漫长的休息，不说话，饮水，嗑瓜子壳。

(第三场)

: 什么是相声。
: 我们。
: 我们不是相声。

: 不是。

: 我们不是什么。

: 我们不是。

: 不是什么。

: 我们。

: 因为什么不是我们。

: 我们。

: 一根拐棍。

: 我们。

: 一副通天顺子或一张方片三闷着。

: 我们不是什么。

(第四场)

一架波音缓缓从头顶掠过，快放下那部起落架吧。

: 我们。

(漫长的沉默。)

(第五场)

一部手机在黑暗中充电，等着它自动开机。

(第六场)

观众都走了，开始清理戏台，拖地。

(第七场)

: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 是的。

: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段相声。

: 是的。

: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相声呢主要说的是一些个以前的事。

: 是的。

: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

: 是的。

: 总是荒芜。

: 总是。

: 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 是的。

: 以前的日子总是可有可无。

: 是的，总是。

: 以前总是在以前。

: 是。

: 以前就是故事。

: 是的。

: 是历史。

: 是的。

: 不可悔改。

: 是的。

: 定场诗就这么几句。

: 是的。

: 那么我们就说，在以前旧社会啊，话说有这么一个。

: 是的。

: 一个尼姑庙。

: 是的。

: 庙里呢有一个泥菩萨，一个尼姑，还养了一只鹅。

: 是的。

: 因为呢，在以前旧社会啊，大家都很穷，日子不好过，那怎么办呢。

: 是的。

: 那么有些个穷苦人家就想了个办法，出家当和尚，要是女的呢，就去落发当尼姑，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因为实在没饭吃了，那些个地主啊乡绅啊又来得凶恶，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个故事，一个明朝的故事。

: 是的。

: 那么就先讲到这儿吧。

: 是的。

: 那么我们去吃火锅？

: 是的。

（昨天是过去了的一天）

我们说农奴的命运当然是悲惨的，成为地主的愿望总在不断落空。

农奴是悲惨的，我们常说。
甚至悲惨的农奴我们这样定义他们。

（昨天，我们）

昨天，过去了。

昨天在昨天是正在还没过去的一天。

一天过去了便是过去了的一天，有时在昨天。

有时是我们。

文人郁达夫
Scholar Yu

一个浙江人。

忧郁是肯定的，也许他觉得那是一种美德。

也发发神经，想要变成一堆矿物质？

他这人有点分裂。

作为文人，实在碰上了好时代。

盐

Salt

买了一包盐。

或根本就没买，忘了。

不知道。

(只是一个事件，它甚至连主语、 /
时间，地点，起承转合什么的 / 斜
都懒得说！) 写诗 / 对
有时是这样的， / 面
但即便再 /
疲倦，也得 (千里迢迢) 写完。

八月涨落
Fluctuations In August

一块抹布。
更多的两只袜子，一个
人们，两边都是水草。
庙的引申意义
始终不明。
那根门槛要是不适合所有衙役，
那最好归裴所有，
从这里望去，
集体而气闷的菩萨
在八月忘了动弹，反光，无须交税。
或者从厨房一路返回客厅。

侥幸的
灰尘。

静电毛糙，来不及
考虑海的因素，进进出出，
终点还是那些草莓，
局部损耗以及
大面积亏损不可避免，一个下午，
你往手腕上喷些云南白药，
一个往手腕上喷药剂的下午，如何解释
一个常规的下午
来自落在墙上的那些斑点（因此它们
便是你看到它们的样子）。
并再次回落到这里。

船，
驻歇在河岸，无帆。

水草腐败在退水中显露，
那也是八月。
而正像有些回忆只在八月发生，它包含
一个奇特的性质，即八月过后仍是

八月，而一座山的后面
永远是一片过去的海。
而永远顶多是一个从此刻向前
不断延伸的概念，稀薄
而毫无重量，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的那种延伸。
扩散是另一回事。

起先是一个空格。
光标闪烁。
我们知道它出现的频率，但不清楚我们
是谁，不是什么，我们一次性出现
在这里，严重滞后的消失
常常被我们看见，
我们很少闪烁。
后来有段时间也开始流行吃素食。

——一个中午稍晚些的电话，难得风向不变，
可以整理出它的核心内容表明它

牢固的事件性。

要是在以前，我们会说
并不存在不易打发的时代，
接着，摊开后，是另一个下午。

它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这是一种等待，中性而滑稽，
依靠真理必要时也喝下毒药，
这些都不是日常动作。
所以，可以假设远离原理是可爱的？
起风了，那就接受风。

另一种情况像乘法。

当它是一根火柴和尼姑的乘积，它也可以
是一群迷路的羊翻过山岗。
可以是可，也可以是一种蓝色，
无论什么。
我们熟悉语法，
同样熟悉它带来的灾难。

比如没有 X 就没有 Y，A 即 B。

走吧，即便有时比草船借箭还得意，
也无法排除它会感冒。

像植物
Like Plants

那里有一株树木在路边。
一个人朝它走过去，
走近，进入，
与它完全重叠。
她常常以此点亮树木，玩。

酸奶 *Yogurt*

多云的一天，她在舔食一个酸奶。
完全忽视了宇宙在超光速膨胀。
一个长长的汗水
沿着她的脑门，脸颊，
一路下滑至脖子。她用一根金色小勺子
刮食那点残剩酸奶。
燃起一支烟雾，她把空盒子
丢出窗外，接着抖动一只腿脚
带动搁在其上的另一只腿同步抖动。

画面，海边的女子
Picuture, Girls By The Sea

一个白衣女子坐在海边悬崖的草丛中。
海是大概就是那种样子的一片大海。
她的旁边，另一个女子对着她侧卧着。
这是一副绘画中的写实画面。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描述的前提是在日常
光照的亮度下。否则，它会像这个画家
创作的那样，只是一整块黑色涂料。

養樂多

Yakult

现在下午，这几个人又稀稀拉拉来到湖边。

她们经常在湖里采集什么东西。

養樂多是日本的一种益酸菌乳饮料。

想一会鲁迅当时为何搞弃医从文这种噱头。

三两排骨

Ribs

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气闷的缘故
应该不是气候的原因吧

在一个阴天的一小片时间里

In A Small Time of A Cloudy Day

他坐在客厅偏暗的自然光线中，想着这句话，在一个阴天的其中一小片时刻。一个人坐在客厅，在暗淡的从窗户漫延进来的光线中，他缓缓想起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客厅里，望着一堵墙面，仿佛在费力地休息，抑或恢复早起后延续的那种疲倦，不得而知。在一个阴天的一小片时间里，他一直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听见窗外工地上推土机在工作，在一个仿佛秋天已经到来的早晨，在身体中轻晃的那些感知抽象而宏观。

大象
Elephant

2003年，也是在
这种夏天最后的日子
有人突然
敲了两下门
我在一间街边的出租房
昏天黑地地写我的
《大象》
谁？我喊。
又黑又静的屋子
烟雾袅绕
我停在那里
想，也许那人敲错门（它们很像）
已经远远走开了

鱼刺 *Fishbone*

不如说它是某条鱼的一根肋骨丢在烟缸。久而久之，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它来自一条什么鱼，是哪一条，它的生长周期，曾在什么水域活动，有没有排过卵或喷射白雾似的交配液体便被烧成了一种熟食，被筷子叉子分解，它紧闭着嘴巴两侧眼睛乌珠发白的头壳可能在楼下某个垃圾桶发霉还没被运走，肉质经过一夜消化成了屎类混合物，灵魂飞去不知什么地方是肯定的，而那又是什么形状，以及密度如何，是否纯净不含任何杂质等等这些我们已无从知道。也就仿佛它不曾来过。久而久之它的信息也就混杂在其它信息中无法得到辨识，需要超级超级超级巨量的计算才有可能分析出构成它的微粒也许与亿万年前的一次海底火山喷发有直接关系，但去搞那么费劲的工程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不会的，人类从直立行走成为人类后的发展趋势总归是为了寻求各式各样适合自己的真理，为此他们

是花了些心思的，但也从未放弃对味觉的追求，尽管进食实在是一件极其枯燥的事，想要进化成不吃不喝的菩萨还需要漫长到令其绝望的一系列生物体突变，不过，凡事有不过，他们一定会找到方法，是一定的，这里，我们并不是在替鱼类，替一根鱼刺抗议，我们不是闲得蛋痛的素食主义，隔岸观火的和平爱好者，或隐匿幕后操控世界的暗黑变态或光明发凉的儒释道专家，我们只是看见什么就随意扯几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脱先。不知道什么，我们？什么我们。我们在一个下午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唯一的兴趣是保持呼吸均匀，远远看着农奴制。我们累了，或起风了我们就去睡觉。

季节与反季节
Season and Anti-Season

这两只手放在桌上。
它们让我失望过吗这些年来，从没有。
两只听话不用时总是安静的手，
尤其在那些黑乎乎的夜里，
任意一只夹着
一个烟头，（附近的人也许睡着了）
忽明忽暗举在空气中。

人参 *Panax*

乌干达人基古利。
非洲乌干达。
为了成为一个
国际诗人乌干达基古利学习英语。
他用乌干达方言写诗，
找人译成英文版，出版。
这样他成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
国际诗人，从一九八六年起。
乌干达最杰出的诗人是奥考特
· 庇代克（约等于杜工部），其长诗
《拉维诺之歌》讲述了一位农村妇女
对丈夫崇洋忘本的控诉。

跋

Postscript

一只杯子。一只这
只杯子。
杯子，
落在这只杯子
成为一只
杯子，
正好是这只。
这，杯子。
这一只。
包含一和杯子的这。
有时不是。这远
或不在，
不是杯子。

女儿

Daughters

她的微信定位在
阿尔及利亚
手臂内侧
有一个痣是粉红色的
去寺庙烧香的日子
总下着雨，有人
在背后远远喊
她没听见
和她的马匹往前
走了十里路或不止
每天天黑前，她那群
不识字的女儿
会一个接一个回到家中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瀑布》(1~6)

《在沒有鳥以前》

《鯉鳥的俯沖》

《堤岸》

《鄉紳的經驗》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斷路器》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下雪與舊社會》

《坍塌》

《扭曲的意圖》

《山水畫框》

《過去的海》

《敘述和抒情，2025》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礮頭》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